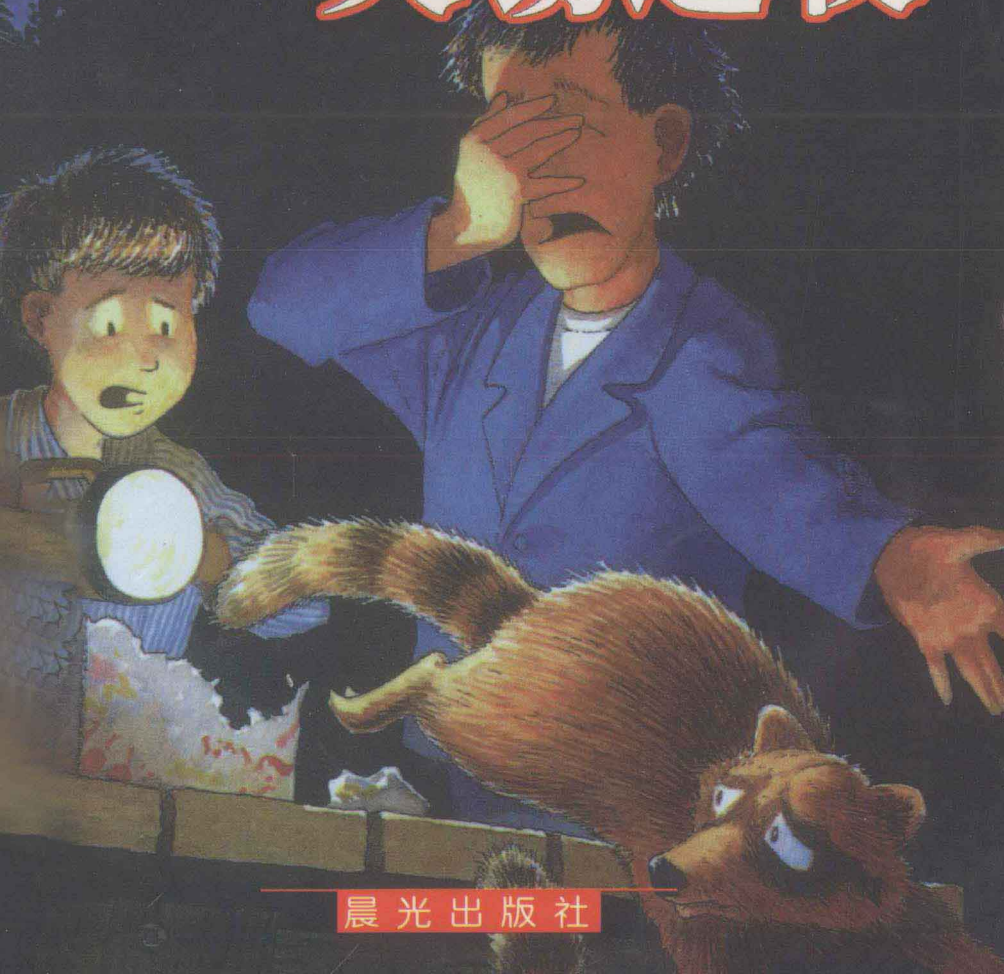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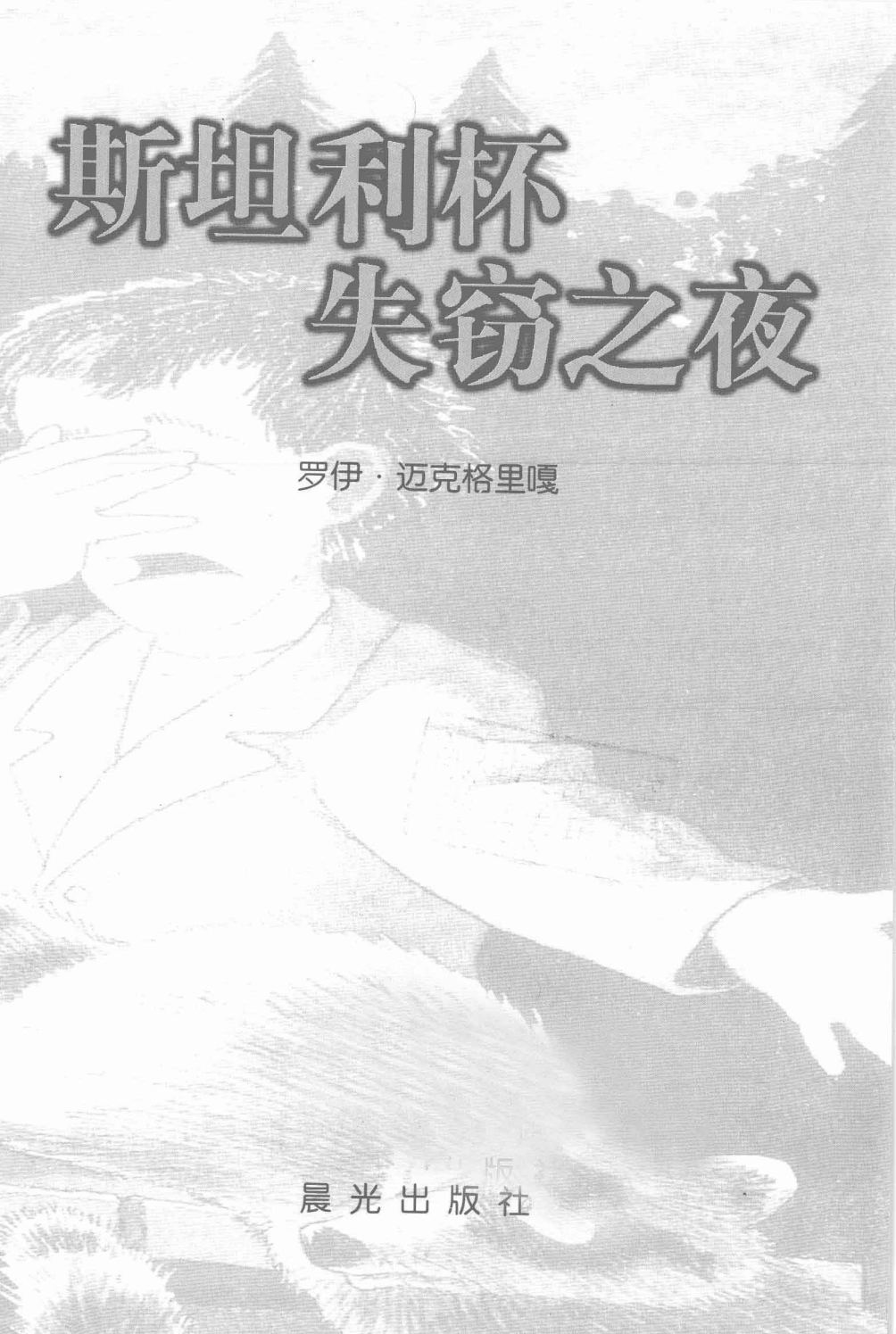
猫头鹰丛书

斯坦利杯 失窃之夜



晨光出版社

斯坦利杯 失窃之夜



罗伊·迈克格里嘎

版
晨 光 出 版 社

The Night They Stole the Stanley Cup

Copyright © Roy MacGregor, 1995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Canada)

Chinese Language(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Aurora Publishing House 1999

Chinese copyrights intermediary: Tao Media International(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23—1999—008 号

版贸策划 崔寒韦

监 制 刘卫华

责任编辑 杨 鹃

责任校对 张 磊

封面设计 李 斌

猫头鹰丛书

斯坦利杯失窃之夜

罗伊·迈克格里嘎 著

云南新宇翻译公司 翻译

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5 字数:70 000

1999年12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 7-5414-1718-1/I·152 定价:4.5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平静湖之谜

斯坦利杯失窃之夜

猫头鹰队北行探险

冰球营的谋杀

瑞典绑架

佛罗里达恐怖事件

魁北克城危机

猫头鹰队之迷路

1

麦兹·萨丁像特拉威斯·林德塞一样咬着手指头。他的手掌是特拉威斯的两倍大，但指甲却是一样的，都被深深地咬过。特拉威斯很奇怪，他想像不出作为全国冰球联合会的超级球星会有什么烦恼的事。指甲恰如人生，应该完美。但眼前这位多伦多枫叶队的顶级球员、全国冰球联合会的球星居然同猫头鹰队的球员们没有半点不同。当他在更衣室中等候时，他显得紧张且烦躁不安。特拉威斯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

“幸会，特拉威斯。”

特拉威斯使劲咽了一下口水，他正在想像也许可以让麦兹·萨丁在他装在衬衫口袋中的卡片上为他签名，但要引起麦兹·萨丁的注意似乎很难。可是现在这位冰球巨星麦兹·萨丁却和自己打招呼，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

“你好!”特拉威斯答道。他不知道麦兹·萨丁是否听到了他的声音。

猫头鹰队是来多伦多参加“小斯坦利杯”比赛的,这是在学校三月份假期期间举办的一场大赛事。来自安大略和魁北克以及纽约和密歇根的新秀们和各业余队应邀参加比赛,各队要求打满三场比赛,如果进入半决赛,他们就要进行四场比赛。冠军将被安排同枫叶队进行比赛。

同枫叶队一样,猫头鹰队刚刚经历了一段队员重新组合的时期。队长莎拉·卡斯贝森在普拉西德湖联赛后,永久转会到了多伦多太空队。在多伦多之星上还有一篇关于莎拉的报道,称她是加拿大女子冰球队在1998年冬奥会上夺标的关键人物。

麦特·布朗和他大嗓门的父亲都离开了猫头鹰队。因为布朗先生希望麦特到另一球队打球,他认为在那儿他的儿子可以更受重视一些。布朗先生像往常一样又打错了算盘。麦特因其刁钻的射门确实是备受重视,但布朗先生却无缘有此殊荣。这一赛季的比赛对球迷和球员来说无疑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有了布朗先生对裁判的尖叫声,也没有了他敲着玻璃对着他们大叫“出去”和“撞他”的声音。

马克当然还是教练,伯瑞也还是老样子。猫头鹰

队尽管已有所改变，他的对手们却没有改变多少。尽管莎拉、麦特、拉克和马里奥都走了，还有两个守门员：盖尔·布恰尔成为了双 A 队的替补守门员；萨伦·哥帕也成为城市新女队的守门员，但尼什尔、戴塔和威利以及其他大部分人仍留在猫头鹰队。

盖尔和萨伦离开后，猫头鹰队又吸收了两名新成员：詹妮·斯坦普尔和刚搬到小城来的、长着一双大手的杰里米·威尔斯。德瑞克·迪林格代替了莎拉的位置移到了前锋线上，位于特拉威斯和本赛季的“快马”德米特利·雅库舍夫之间。新的第二线核心是高迪·格瑞菲斯，他溜冰的爆发力不亚于他在跑步中不断加速的冲刺。新的第三线中间位置是安迪·赫津斯，他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已经开始变声了。特拉威斯不太在意安迪，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安迪没有好感。

新的中卫线上的左边锋是莎拉的好朋友利兹·莫斯科维兹。新后卫线的边锋是刚从蒙特利尔搬来的托尔·拉洛切勒。新的防守队员是拉尔斯·约翰森，他出生在瑞典，因其父亲被派来管理位于城外的木渣厂而来到了加拿大。正是拉尔斯的父亲安排球队到枫叶队学习考察的。因为约翰森先生和麦兹·萨丁的父亲曾在瑞典一起工作、交往过。

麦兹·萨丁对待拉尔斯像久别的兄弟一样，并送给他一根有枫叶队所有人签名的球杆。然后，他就把球队带到了更衣室，在那里一些球员正坐着休息，另一些人则正为下一场比赛准备着球杆。

特拉威斯感到神智恍惚，仿佛置身于天堂。他忍不住打量起正在准备球杆的队员们来。

其中一名队员将一根新球杆的顶部放到门框下并握着杆柄向上撬。于是球杆的最顶部立即出现了一点小的弧度。特拉威斯忍不住弯下腰，饶有兴趣地盯着看。

“你也这样做吗？”那人问。

特拉威斯疑惑地抬起头，居然是邓恩·基尔默！眼见枫叶队的队长正对着自己微笑，特拉威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摇头表示“不”。的确，他能对邓恩·基尔默说什么呢？告诉他“我房间里挂着你的大照片”吗？还是“我知道有个家伙从圣·路易斯搞到了你的出生卡？”

然而，他似乎根本就不需要说什么。邓恩·基尔默仍旧在微笑。这时他已从门框下抽出了球杆，并试了试，然后重重的靠到墙上并把它弄弯以检查杆柄的接头部分。紧接着他用球杆轻击了一下一卷用过的录像带，它立即飞出去并重重地撞在墙上，然后弹回，

直接飞进垃圾桶里。

“我在比赛中怎么击不出这种球呢？”邓恩·基尔默问。

特拉威斯四下一看，周围已经没有任何人了。这就是说邓恩·基尔默正在和他说话！他仍旧激动得不能回答。

“你是个左撇子？”邓恩·基尔默问。

特拉威斯终于说话了：“是……是的。”

“那么，你来试试吧。”

特拉威斯接过了球杆，仿佛是将亚瑟王那把神气而威力无比的宝剑握在了手中。只是对他来说，球杆太重了。邓恩·基尔默又重新放了一卷磁带，然后说：“瞧你的啦。”

特拉威斯几乎要晕倒了。邓恩·基尔默居然要看他射门！他握着球杆对着磁带来回试了几次，然后一下击出去。磁带碰到墙上发出了一声闷响就落到了地板上，滚到远处去了。

“腕力不错。”基尔默说。

“我刚才打了个速射。”特拉威斯说。他不能确定他是否真是这样。但他觉得，他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明他并不是像刚才所发出的声音一样软弱无力。

“这根球杆送给你吧。”邓恩·基尔默说，“你用比

我用更合适。”

特拉威斯简直难以置信。邓恩·基尔默说：“我为你签个名吧。”

邓恩·基尔默从堆着冰刀的凳子上拿出一支笔，在球杆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球衣号：邓恩·基尔默——93号。然后，他把球杆递回给特拉威斯。

“好啦，它是你的了。”

似乎带有电流的球杆确实就在特拉威斯手中。他实在不能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一切犹如在梦中，特拉威斯有种飘飘然且晕乎乎的感觉。

尽管“谢”字似乎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感情，特拉威斯还是说了声“谢谢！”

“不用客气，伙计。”邓恩·基尔默微笑着说。

枫叶队的队长回训练室去了，那里只允许球员、教练和安装设备的工作人员出入。特拉威斯握着这根珍贵的球杆跑着去找他的队友们。

他们不在更衣室，也没在走廊上。但赛场那边却灯光闪烁，等特拉威斯到那一看，才发现凳子上坐着一些电视台的摄影师。在那儿还可以看到一些身着猫头鹰队服的人的背影。

特拉威斯赶快走过去。队友们呈半圆状围在正在回答问题的麦兹·萨丁周围。电视摄制人员正在摄像，

一些新闻记者也在那儿，并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什么。

“你还有其他职业吗？”法赫德·诺瑞泽德问。

特拉威斯看到尼什尔转过头来对着威利·格林基尔挤了挤眼睛。的确，这是法赫德惯问的问题。接下来他会问：你收拾自己的滑具吗？

麦兹·萨丁和蔼地笑道：“这是我惟一的职业，它已经够我忙的了。”

“谁是你喜欢的球员？”高迪·格瑞菲斯问。

“当然是邓恩·基尔默。”麦兹·萨丁笑着回答。

尼什尔往前凑了凑，笑着问道：“你对邓·基瑞怎么看？”

特拉威斯简直不能相信尼什尔会问这么蠢的问题。谁都知道邓·基瑞曾在“教练论坛”对温德尔·克拉克将萨丁从魁北克买入多伦多这事作出的评论。同时，谁都知道“加拿大冰球之夜”的评论家们所说的他们对欧洲球员注射兴奋剂、惟利是图和从未在斯坦利杯中进入过决赛记忆深刻。

“我认为邓·基瑞是一位非常滑稽的喜剧演员。”萨丁答道。

“一位喜剧演员？”尼什尔吃惊地问道。

“对，他非常滑稽。你不能和他认真。”

法赫德问：“你会说瑞典语吗？”

麦兹·萨丁眨了眨眼，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也是个喜剧演员，”他笑道，“和邓·基瑞一样。”

法赫德没有理会他的话，接着问：“会吗？”

麦兹·萨丁耸了耸肩，然后转向了拉尔斯·约翰森，他开始用瑞典语同拉尔斯交谈起来，语速很快。拉尔斯也一面咯咯地笑着，一面对麦兹说着什么。

一个记者大声问道：“两位在谈什么呢？”

麦兹·萨丁笑着说：“我在问我的好朋友，他的球队是否给他取了绰号。”

“他们都有绰号吗？”另一名记者问。

其实直到尼什尔加入了球队，他们才有了绰号。

“我们叫他樱桃。”尼什尔叫道。

在场的人，包括拉尔斯自己都笑了起来。记者们把它给记了下来。摄像师们将镜头对准了尼什尔，面对这种情形，他毫无惧色。

“我叫威尼·尼什卡瓦。”他对着记者们说道。

“尼—什—尔……”

2

“谁拿了我的内裤?”

特拉威斯从来未听到过如此荒谬的问题。当大家都整装待发，准备参加小斯坦利杯首场比赛，尼什尔仍然还穿着他的睡衣。队员们在旅馆大堂只有十分钟的停留时间，但尼什尔还没有刷牙呢。

“有人拿了我的内裤。行了。还给我吧，这太荒唐了!”

“我也觉得荒唐。”特拉威斯想。当然，荒唐的是尼什尔都快13岁了，还不知道如何收拾自己的行李。他把自己皮箱中的所有东西倒在他和特拉威斯共用的床上，然后像饿狗刨垃圾似的，翻来翻去找他的衣服。床上堆满了足够整个球队穿的T恤衫，每一件都表明他曾参加过从普拉希德湖到魁北克城的冰球比赛；床上还有外裤、汗衫、袜子、连环画、除臭剂、牙膏和牙刷，但就是没有内裤。他只随身带了一条，但现在他却找不到了。

“这是一个卑鄙的玩笑!”尼什尔说。他有点急躁了。

“你才是卑鄙的家伙，”威利·格林基尔说，他和尼什尔的防守搭档戴塔共用一张床，“你连皮箱都不会收拾。”

“你应该让你妈妈帮你收拾。”戴塔说。眼看时间快到了，他变得有些着急。

尼什尔举起双手大叫道：“别说了！帮我找一下，行吗？我们都知道昨晚是放在这里的。”

“只有你知道昨晚是放在这里的。”威利纠正道。

“还有谁呆在这儿？”特拉威斯说，他说得对，他们的房间简直就像一个公共汽车集散站。大家在他们住的套房里外寻找了半天后，都筋疲力尽了。他们四个人是在旅馆没有普通房间后，很幸运地住进这间套房的。套房有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两台电视机和一间带冰箱的小厨房。大家仔细寻找了套房的每一个角落，但就是没有尼什尔的内裤。

“好啦，”尼什尔叫道，他开始有些惊慌失措了，“我们知道它就在这屋子里的某个地方。”

“我不想碰你的内裤。”戴塔大声反驳道。

“没有谁碰，关键是什么时候找到它？”尼什尔说。他变得有些暴躁了。“特拉威斯和戴塔，你俩负责到另一间屋子和厨房里找。威利帮我在卫生间找。找仔细点，赶快！”

他们并不愿意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尼什尔必须有内裤穿，并且他比其他人都高大，根本就穿不了其他人的内裤。于是他们立即开始了寻找工作，尼什尔和威利把卧室分成几块，一块一块地仔细找。特拉威利和戴塔则到起居室和厨房里找。

“你在橱柜里找找看，”戴塔说，“我看一下垫子下有没有。”

“我们根本就没用过橱柜，”特拉威斯说。

“也许把它扔在那儿开个玩笑。”

尽管没有把握，特拉威斯还是开始在橱柜里找起来。他查看了每一个橱柜，但什么也没有；他翻遍了所有的抽屉——还是没有尼什尔的内裤。

最后，只剩下冰箱里没有找过了。他确信，根本不至于会在冰箱里。特拉威斯打开了冰箱门——很不幸。他又拉开了冷藏柜的门，里面确实有东西。那东西被揉成一团，盖着一层白霜，看不清是什么。他用手指拨了拨，感到像石头一样硬。他突然认出了这就是尼什尔的蓝钻石牌内裤。

“找到了！”特拉威斯大声叫道。

尼什尔冲进了厨房，已经开始脱他的睡衣了。
“该死的！”

“你必须先把他撬出来。”特拉威斯说。

尼什尔一下停住了脚步，眼睛瞪得像冰球中的橡皮圆盘那样大。

“这种玩笑太卑鄙了！”他吼道。

他往外曳了一下冰箱中的内裤，它咯咯作响——显然是结冰了。他又使劲拉了一下，终于将它拉了出来。尼什尔开始将它展开，冰屑随着内裤在手上的抖动而飘洒在地上。

“谁干的？”

“不是我。”

“也不是我。”

“绝对不是我。”

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人。这点他们都清楚。那么是谁胆敢动尼什尔的内裤呢？

“这不公平，”尼什尔哭泣道，“我没有可穿的了！”

“你别无选择了，是吗？”戴塔说，“我们可要溜了，还得快。”

几个人丢下尼什尔冲到了旅馆的大堂里。马克已经在那儿了，正在看表。其余的队员和一些家长也站在旁边等着。

“尼什尔呢？”马克问。

“他就来。”特拉威斯答道。

大家又都紧接着等。终于，电梯的门开了，尼什尔走了出来。他面露痛苦，步履也有点蹒跚。

“他怎么啦？”马克问，“临赛怯场啦？”

“差不多。”特拉威斯答道。

3

特拉威斯开始明白为什么他对新的中后卫安迪·赫津斯没有好感了。他似乎总是信誓旦旦的——其实根本就没必要，并且他有时还抽烟。但这两点并没有使特拉威斯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大部分男孩子都喜欢发点誓，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他的好朋友尼什尔，尽管他们不抽烟，但都认为抽烟没有什么不好的。其实，真正让特拉威斯感到讨厌的是他确信安迪·赫津斯有偷窃行为。

以前，特拉威斯就注意到这一点了。戴塔曾将他哥哥的录音机带到更衣室，并称以后就归猫头鹰队集体所有，因为他的哥哥又新买了个CD唱碟机。他们设想由每个队员献出一盒录音带，以供他们球队赛前和赛后播放音乐。这样做，很有点职业队的味道。特拉威斯攒下零花钱买了一盒悲伤蓝调，其他一些人也